

呢。

我如今說的。並不是通都大邑。却是小小一座縣城。因為他家大出喪而沾惠的。也不是閭閻。地保。叫化子。却是體面的紳士。若很出錢的商人。你道奇怪不奇怪。

為人任世。圖名圖利。也是常情。不過現在世界。圖利的人。生前不必去圖名。因為名利兩字。萬萬不能並存的。有了名。便顧不到利。有了利。便說不到名。所以生前只講究圖利。死後到子孫手裏。不能不叫死者得一些名。其實蓋棺論定。一生的事業。既做了。也翻不到那裏。何況人已死了。活人也犯不着和死人作對。說他閒話。可是做子孫的。也不去管那死去的平日做的事情。是怎樣。等他一死。定規要他得些微名。才算真實的做孝子。陸嘴奮。死了一年了。論他年紀。也是個可以不死的人。論他生平所做的事情。也沒有什麼好。沒有什麼壞。然而他已死了。論起來。也不過大家公認一聲。說陸嘴奮死。底下也裝不上別的話。可是他有的是錢。他死了。錢不能帶去。自然他兒子承受了。他兒子既已承受諸大遺產。照公例。應得有一番替嘴奮留名的手續。所以在嘴奮開喪的日子。那些晚聯晚章。祭文。傳記。傳贊。哀詞。小傳。誄文。應有盡有。五間大廳。三間書房。掛得密密層層。和蘇州玄妙觀一般。其中句子。大半說嘴奮一生怎樣的好。這種人天下罕有的。地上少見的。人間缺不得的。幸虧嘴奮死了。已經無知覺了。如果死的人也有知覺。他看見了這些東西。一定連自己也認不出自己。在別人呢。受他們請帖。吃他們酒席。正日那天。用他們轎封。拜封。隨封。樂得恭維幾句。這種造成輿論。造成空氣。也是嫡派相傳的老套。千篇一律的。

出是孝子。依舊裝不出有錢人的體面。他想到這裏。知道要教外面隨便什麼人都知道。只有大出喪。然而大出喪。也許有人說他閒話。他便想出一個好法子。便是我題目上那兩個字兒。論這路祭的起源。祇有兩種。一種是做官在任上死了。靈柩回籍了。地方人士。感激死者的恩惠。沒法子挽留死者。才設這路祭。盡一點子心。一種是這人死在外面。靈柩回籍時候。過不得城。或是進了城不得到家裏。親戚朋友。過意不去。才想出這路祭的法子。於今陸嘴奮的靈柩。既不是回籍。又不是入城。活著不見他多。死著不見他少。真也說不到路祭兩字。試問有誰人去祭他。然而金錢是萬能的。有了金錢。要造成這路祭的局面。自然很容易很穩當的。陸嘴奮的兒子。把要路祭的話。叫人傳出來。登時一般人不約而同。呼朋引類。忙著寫帖子送去。一共有三三四十起。可是起數雖是二三十人。却不過這幾個人。這路祭名姓。那邊寫表字。這邊寫店號。那邊寫團體。帳房先生正在麻煩當兒。那裏去揀得清楚。果然等到嘴奮的靈柩出來。經過熱鬧大街時候。那路祭桌子。密密層層的擺着。明晃晃的蠟燭。一望通紅。耳輪裏只聽得砲聲。吹打聲。鞠躬鞠躬。拜興拜興的贊禮聲。那些致祭的人呢。不要說活人不全認識。便死人也不見認得他。這是什麼緣故呢。

咳。說也可笑。這便是金錢的魔力罷了。嘴奮的兒子。要替死人裝面子。一句話宣佈出來。凡係擺設路祭的。領銜送四塊錢。副署每人兩塊錢。隨便每人一塊錢。所以二三千起的路祭。每張帖子上有二十幾個人。總數也不過三十都人。并且底下人也不帶一個。祭禮好到菜館裏買的。每桌欠費二三百文。大家認定了地段。祭了這邊。又趕祭那邊。祭完了。大家排湊在一起。照股笑納下去。這一來。陸嘴奮的兒子。不過略費一點。究竟死人的面子是有光輝了。那些草鞋律師。兩脚櫃臺。露天通事。鄉董。助理員。也和那些窮孩子。叫化子。一樣的沾了惠。萬想不到遺產承受是這麼的用法呢。

(未完)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三十日 壬戌年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二

小說日報

本報廣告部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廣父 廣告主任 孫緯才 增刊主任 嚴美孫

本報刊登國貨公司廣告 本報刊登國貨廣告取費從廉如蒙惠登請與廣告主任孫緯才君面洽可也

定閱本報特別減價

凡已定期滿續定一月者照定價九折(八角一分)三月以上者照定價八折(六角一分)半年以上者照定價七折(四角一分)全年以上者照定價六折(三角一分)郵費代價十足計算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本校附屬中學。定於三月廿八日開學。凡欲入學者。請於三月廿八日前。向本校附屬中學。或向各分設處。領取報名表。並繳納報名費。及學費。以便開學。本校附屬中學。定於三月廿八日開學。凡欲入學者。請於三月廿八日前。向本校附屬中學。或向各分設處。領取報名表。並繳納報名費。及學費。以便開學。

上海震旦大學招插班生

本校大學部。定於三月廿八日開學。凡欲入學者。請於三月廿八日前。向本校大學部。或向各分設處。領取報名表。並繳納報名費。及學費。以便開學。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轉載

小說



唉我活夠了

(續)

王理堂

現在呢。一般小孩子。不管八歲九歲。十八歲。十九歲。只是光頭露面。在外邊亂跑。腳又大。腿又長。走起路來一陣風。再沒有個女孩子形。他的父母。並且還叫他進洋學堂。學女洋鬼子的派頭。這種主義。你便打死了我。我也不敢承認。你想。女子無才便是德。是我們中國幾千年相傳下來的格言。難道能錯了嗎。像從前的女孩子。若是叫他念幾句書。再學着作幾句詩。他便要惹草拈花。多愁多病。甚至臨窗繡像。發生出不端的事來。古書上載的。正不知有多少。那還是把他關在家裏。尚且如此。要是把他放在外面。任他自由自轉。那還了得。怕不是人盡可夫了嗎。從前是講究禮教的時候。小孩子還不宜念書。還不宜向外跑。現在天心如醉。人欲橫流。你的小孩子。偏偏還叫他念書。偏偏還叫他在外面跑。真正叫我看不懂。

我從前每一出門。總是低着頭緊走。兩隻眼直向地上望。偶爾遇見一個女子。巧不巧臉上就要飛紅。因為男女有別。是古時之常禮。我們讀書的人。要格外把個禮字講。好給那不讀書的人看。方算是讀書人的一番道理。現在呢。不能談了。我有一次倒霉。跑在外邊看看。也有男人和女人在一起走的。也有女人和男人在一起走的。直鬧得一團糟。更離奇的。在化日光天之下。還有那青年男女。肩靠肩兒。噁哩咕嚕的話講。擠眉皺眼的笑着。實在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了。依我看。像這種名教罪人。一定是投界

豺虎。豺虎不食的東西。我却不明白。人家做父母的。養出這般不顧臉光的兒女。為什麼不買一把鐵鎖。拍膝的的鎖起來呀。總而言之。大道淪亡而已。

唉。我活夠了。

古人說。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拿一個莊嚴神聖的國家。竟然出了這些妖孽。鬧得大道淪亡。斯文掃地。這不是極壞的徵兆嗎。

我左看右看。實在看不出個道理。左想右想。實在也想不出個道理。大概六十八歲。就是我的死期了。唉。我活夠了。(完)

唉。怎麼有這回事。

一間不大不小的房子。裏面陳設得非常精雅。沿窗一張寫字檯上。鋪着許多畫具。什麼饌品。鋼筆。鋼筆。鋼筆。一望而知。畫家的練習室。室內沙發上坐着一個很憔悴的少年。垂頭喪氣。形容枯槁。單講他一副又黃又瘦的面孔。已足令人害怕。唇上全無血色。一雙眼睛。滿含着淚珠。直向地板上發怔。停了一會。他發出很微弱的聲音說道。唉。我也太痴心了。我與他雖有半面之緣。畢竟倆不相識。我雖愛他。不知道他芳心中有沒有我。或者他也同樣的愛我。然而彼此不相識的。我對於他。認識面貌。却不知姓名。他對於我。知道姓名。却不識面貌。唉。我也何苦這樣痴心。使精神上受無窮的痛苦。即使我想死了。人家也不知道我爲誰而死。說罷。嘆息不止。這時。畫室內外。益發靜悄悄。鴉雀無聲了。

梅毒淋病下疳各症均用德國最新發明特效藥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病下疳各症均用德國最新發明特效藥
專醫花柳病

急得不得了。苦苦請問。他想自己已成將死的人。或者告訴他們。倒可以想法見少觀一面。便將心事和盤托出。自芳跌足嘆道。這少觀是我的同學。你何必早說。弄到這樣光景。說罷。更不怠慢。立刻寫信去請少觀。可是少觀來時。韻琴已香消玉殞。溢然長逝了。

却說少觀到了自芳家裏。走進門。就聽得一片啼哭之聲。知己無救。暗暗叫苦不迭。早有僕婦領他到了上房。他一眼看見床上的死美人。雲鬢蓬鬆。口目皆閉。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他思慕想。在展覽會裏傾心他圖畫的意中人。不覺身子往後一仰。撲通倒在床沿。一張沙發上。眼中的淚。和珠子般的滾了下來。自芳

先前見他瘦骨盈把。早有些奇怪。後來見他這樣的形狀。心中不禁大疑。也顧不得哭自己的妹子。再三向他詰問。少觀先前只是流淚不答。後來被逼不過。遂將心跡告訴了他。自芳聽了。不覺深深的嘆口氣道。唉。什麼有這一回事。

路祭

大出喪三個字。如今已經盛行了。要去勘核他的原理。却在遺產上發生出來的。遺產有什麼用處。不過自己身死以後。教子孫看

在遺產面上。替自己光輝一番。最光輝的。自然算大出喪了。有人說。一家子大出喪。一天總得要二三千金。那些臨時用的夫役。叫化子。小孩子。總有好幾百。每人至少要賺得一二百文。這般大人家的金錢。只許他自己子孫享用。偏不許在窮人身上用一些。讓貧苦的沾些光。如今那般承受遺產的子孫。要報答他長輩的恩典。在世時候。倒也不必十分孝順。等到死了。却要整百整千去替死人裝殮。這就是大出喪的原理。所以平時並不孝順的

子孫。一遇到長輩死的時候。人家一定要喚他孝子。他要承認自己是孝子。不得不去加惠些貧民。可惜一年裏頭沒錢的人死的真不少。那些有錢的人。却並不多。要是專死掉那有錢的人。這

麼。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有大出喪。那班沾光的貧民。一定不少

病魔遂乘隙進了他的身。深溝高壘。看看去死不遠了。他母兄

品。他就在那里立住。原想顯顯自己的藝術。無奈一班來賓。偏都可惡。一個也不來賞鑑他的大作。他心中真是說不出的懊惱。這時。恰巧來了一位妙齡女郎。明眸皓齒。綽約可人。就向這張(秋江晚景)一看。面上露出很歡愛的樣子。但聽得他自言自語的道。這張畫非但筆法好。而且色彩也着得不差。秦少觀有這樣的藝術。我想他的品性。也很幽閒靜默的了。說着。痴痴的望了一會。好似無限幽情。蘊諸胸中的樣子。這時直將個秦少觀感激到無地自容。心中說不出的快活。好幾次想到他面前去聲明。這是我畫的。然而又不好意思。恐怕他不信。說我假冒。勉強忍住下來。停了一會。那女郎微微的嘆口氣。走開去了。他未免也深深的抽了一口冷氣。也不待散會。沒精打彩的。回家而去。到了家中。心中兀自想着彼姝的影子。終日唉聲嘆氣。寢食不安。日甚一日。以致弄得這般憔悴。雖是他痴心妄想。畢竟少年人情性所發。難以挽回。這天。他正坐在練習室裏發。忽見僕婦送上一封信來。一看是同學周自芳寄來的。上面無非是寒暄的話。下面寫着舍妹韻琴。夙慕吾兄大作。半載苦思。竟成鋼疾。弟初本不料及此。迨至藥石罔效。舍妹方吐真情。然已無救矣。吾兄如不辭勞苦。惠臨一晤。以慰彼愛慕之情。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一大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便利讀者起見，特將本報各季定價，刊列於後，以供參考。

● 零售：每份五分
●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三月三元六角，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三月四元五角，半年八元，全年十六元
● 廣告：每行每日收費一角，長期優待

星明界誌雜

誌雜聲浙

念紀行發

(書風西精贈)

● 片景湖美送 ●

本誌係浙省學術界同人組織，內容豐富，資料詳實。茲將本誌各季定價，刊列於後，以供參考。

● 零售：每份五分
●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三月三元六角，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三月四元五角，半年八元，全年十六元
● 廣告：每行每日收費一角，長期優待

了版出刊月術幻

● 錄目期三第 ●

北京何海鳴及李源洲蘇州葉天璣三先生題詞 福建鍾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讀 千里眼 杯中水 金銀鏡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藤繩吸瓶 狗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技變女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 奇法 信封中一牌 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雜錄 新婚佳話 三康學社幻術科消息 每冊大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龍路三康學社 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不報報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便利讀者起見，特將本報各季定價，刊列於後，以供參考。

● 零售：每份五分
●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三月三元六角，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三月四元五角，半年八元，全年十六元
● 廣告：每行每日收費一角，長期優待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本約係天台山虞山二徐先生所訂，內容詳實，資料豐富。茲將本約各季定價，刊列於後，以供參考。

● 零售：每份五分
●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三月三元六角，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三月四元五角，半年八元，全年十六元
● 廣告：每行每日收費一角，長期優待

海上花列傳

此書為雲間韓太仙所著，內容詳實，資料豐富。茲將本書定價，刊列於後，以供參考。

● 零售：每份五分
●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三月三元六角，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三月四元五角，半年八元，全年十六元
● 廣告：每行每日收費一角，長期優待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茲將本書定價，刊列於後，以供參考。

● 零售：每份五分
●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三月三元六角，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三月四元五角，半年八元，全年十六元
● 廣告：每行每日收費一角，長期優待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精美侍應周到 倘蒙惠臨自當竭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張舍我 小說集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文字生動。茲將本書定價，刊列於後，以供參考。

● 零售：每份五分
●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三月三元六角，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三月四元五角，半年八元，全年十六元
● 廣告：每行每日收費一角，長期優待

天嘯殘墨

天嘯先生文字淵潤，金石聲是書為其介弟枕亞所編，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精印一厚冊，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 卷一：古文 吟集
● 卷二：古文 吟集
● 卷三：古文 吟集
● 卷四：古文 吟集
● 卷五：古文 吟集
● 卷六：古文 吟集
● 卷七：古文 吟集
● 卷八：古文 吟集
● 卷九：古文 吟集
● 卷十：古文 吟集

片花蘭

（一）出版日期 每月二
（二）出版月出一冊全年
（三）定價大洋二角
（四）定價大洋二角
（五）定價大洋二角
（六）定價大洋二角
（七）定價大洋二角
（八）定價大洋二角
（九）定價大洋二角
（十）定價大洋二角

新語林

陳瀛一先生四年前曾為《新語林》一書，其內容詳實，資料豐富。茲將本書定價，刊列於後，以供參考。

● 零售：每份五分
●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三月三元六角，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三月四元五角，半年八元，全年十六元
● 廣告：每行每日收費一角，長期優待

朱增宗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一號

卷八

便要問你。你們來了多少時候。倒累得我好找。仰遲笑道。正是你到過我家麼。我道。豈但到過你家。我并且實在是爲了找你。才跑到這裏來的。說時。把上項事情。說了一遍。仰遲詫異道。你這麼忙著尋我。又有什麼事情。我笑道。事情是沒有什麼。不過我想着有幾天不見你了。心中記望得很。並且還有一句話兒。要對你講一聲兒。仰遲是急性之人。見我說得要緊。便走了過來。拖住了我。叫我快講。我笑着。先用別事支吾了幾句。因說。剛才會見爰三。他就住在三十二號。還在那裏等我。我得過去一下。等回再來找你。我們到外面去談幾句罷。仰遲點頭道。也好也好。我就即刻同你過去。好麼。我道。有什麼不好。他本來也要來找你去頑。你若沒甚事情。就同去跑一下子罷。仰遲這時也看出我有事情。不便對着人說的。因對余

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百十九

東越許廬父著

張二人說道。你們就在這裏玩一下子。開飯來吃罷。我去一鍋就來。二人應了。仰遲又和老三咬了一個耳朵。又對老三的幾個姊妹。招呼了一聲。叫他們別走。衆人都應了一聲。仰遲便和我一同出來。走到爰三房中。爰三已經等得不耐煩了。見仰遲回來。忙又招呼就坐。仰遲笑問。我們去什麼地方好呢。我看了看表。已有五點多鐘。因說。上館子去。好麼。二人都說。好是好。可嫌早一點兒。我道。有什麼遲早。吃得下。多吃點。吃不下。少吃點。這有什麼要緊。二人依言。仰遲因要吃會賓樓的酥魚燒鴨。便主張到會賓樓去。我們都贊成了。一同出了棧房。走到馬路上。仰遲便問。你這般急急忙忙的找我。端的有甚事情。我道。到了會賓樓再講。仰遲惱道。我就怕和你們這班人講話。既然要找我。就該爽爽快快的。對我說明才是。何必這般吞吞吐吐的。頭先在棧房裏。你怕人多。不便講。

上海近十年目覩之怪現象

百十九

東越許廩父著

此刻統是自己人了。你又說要到會賓樓去講。等下到了會賓樓。你別又說。還是回棧房去講。那才給你氣悶死咧。一席話。說得我們都笑起來。我笑道。其實這也並非一時三刻的事。老實對你說一句。就是你那貴相知。什麼蓬頭西施的問題啊。仰遲究竟聰明人。聽了這話。已知就裏。不由面上紅了一紅。接着嗤的一聲。笑將起來。我笑道。你笑什麼。可是說我不該說這話麼。再不然。就說我聽錯了人。和你的觀察不同麼。仰遲搖頭笑道。都不是。都不是。你既以朋友忠告之道來。無論是否中肯。請你先逐層宣布出來。才有答復或研究之餘地。我笑道。逐層宣布麼。說得大鄭重太闊大了。我只一言以蔽之。先問你一句話。究竟你可有討他做姨太的意思麼。仰遲笑問。有便怎樣。沒有便怎樣。我笑道。聽這語氣。你的心中自然是側重在討的一方面了。那我就要切实進一句忠告之談。期期以爲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百二十

東越許廬父著

不可。爰三笑道。不得了。酸調兒來了。我道。別取笑了。講正經罷。我知道你的意思。也並不是不曉得這老三的歷史。和現在的行爲。……一語未了。仰遲一句截住道。你這就是清和坊的空氣作用。我已經派人調查過了。知道他嫁給武生楊猴子是真。至於什麼仙人跳啊。拆白黨啊。那都是子虛烏有之談。你只想想。他既然明公正氣的。做了生意。不是可以避人的人。怎能夠做出這等鬼蜮的把戲來呢。這等無稽之談。虧你也會相信。再則他們果有此事。也只能騙騙小楊那般的人。可也不敢在太歲頭上來動土。即使他們竟有這個胆子。做將出來時。我樊仰遲豈是怕他們這班流氓的人。老哥哥。你的好意。我心領罷了。勸你不必再替古人擔憂啊。我聽了這話。一時倒對答不出。只瞧着爰三發笑。爰三笑道。何如。我方才說的話兒。可算有點見識麼。仰遲笑問。請教爰公的高見怎樣。爰三忙笑

上海近十年目覩之怪現象

百二十

東越許廬父著

讀者俱樂部

▲母子

劈拍！劈拍。這種聲音從那一間破敗傾圮的屋中出來的。屋中有一男一女。男的年紀不過三十歲。那女的是個老嫗。倒有六十多歲了。是那男子的娘。原來這種聲音。是那男子擊棹子的聲音。是素常對他娘的威示行動。因為那老嫗昨天挨了餓。今天再挨不過去了。硬着頭皮。做了幾回要說話的姿勢。和聲柔氣的說道。兒呀。你娘昨天挨了餓。今天求你給我幾個錢罷。說罷。現了一副很仁慈的顏臉。二眼直呆的望着他兒子回話。可是他兒子今天不比平日子。拍了幾句棹子。罵了幾聲。給了一二百錢。就過去了。今天他囊中委實一錢沒有。因為他昨天出去賭了一日一夜的錢。所以累他娘餓了一天。而且囊中輸得一錢不剩。今天一早起來。正想那昨天的牌興。想到氣悶不過的時候。忽聽他娘這樣說。不由怒從心起。舉起手向那跛脚的棹上劈拍劈拍。拍得震天價響。接着罵道。老賤婆。你只知坐在家裏吃口安穩飯。今天你兒子沒有錢。你曉得麼。這副舉動。他娘是司空見慣的。也不以為意。神色不變。又鼓着勇氣道。我昨天已餓了一日。到今天還不會飲過一點水。食過一粒米。如再餓

一日。就要從你地下的父親去了。望你可憐我些罷。就是你不是我的兒子。見了我這樣一個零丁孤苦的老婦。也應該救濟救濟。何況你又是我的親生兒子。養你娘是你份內之事。你娘跟你度這樣苦日子。而且天天挨你罵。却沒有一聲怨話。吃盡了母子二字的苦。我爲的什麼呢。也因爲要望你改棄那以前的種種過犯。將來成了一份人家。那時我死去。也對得住你父親了。唉。想那年生下你的時候。你父親好不歡喜。晚年得子。格外溺愛你了不得。樹葉兒落下來。真怕要傷你頭的模樣。到了現在。字不識一個。理不明一點。怎不是你父親誤你的終身麼。那老嫗說到此處。不由得二淚撲簌簌直滾下來。即忙背轉身軀。舉起那破爛不完的衣服。偷偷的揩拭二行枯淚。他兒子聽了。哼的一聲道的。你養了這樣一個字不識。一點理不明的兒子。總算你白養我一場就好了。說至此。舉起手指着他娘道。假使你沒有我這樣一個兒子。你這幾根老骨頭。不知到那裏去了。今天沒有精神同你講。我還要去翻本哩。說罷。頭也不回竟大步走了。他娘忙趕出去。已不及了。含着眼淚。僵僵着身軀。回到房裏。嘆道。我挨一天餓。倒沒有怎麼。不過他這一去。非到明天不回轉來。可是他的身體。那裏受得起這一夜一夜的糟蹋呢。唉。若到了我們這般年紀。不知要什麼樣了。

第二天夕陽西下的時候。那破敗傾圮屋子門

前。有一個龍鍾老人。背手仰天。在那裏自言自語道。唉。可憐的老嫗已經死了。不知他自己尋死的。還是餓死的。我也不要研究他死的原因。總而言之。他死在兒子手裏的。可憐。他死在那裏半天。他兒子還沒有來。及至來了。也不聽見他兒子哭一聲。嘆一句。就草草收殮了。說至此。忽聽得那歸巢的暮鴉。鳴聲不絕。嘆道。那無知的小鳥。見了這場慘劇。也在那裏悲啼不絕。爲什麼他兒子反沒一點悲容呢。這樣叫做兒子嗎。這樣算是母子嗎。唉。母子。

沈劍滯張乙廬二君鑒屢讀大著欽佩之至如荷不棄願訂神交

通訊處 雲南路民和里圖書日報社 松廬

紅蕉兄鑒頃美孫說小申報對於許製牛肉四字認爲討稿費之隱語其實不然許製牛肉實在兄弟親手烹製之紅燒牛肉葉君勁風慕名來索因此燒了一盤送他兄如不信可問美孫若狂枕亞天嘯禹鐘諸公他們統吃過的就是吾兄要吃也可以奉送一盤呢一笑 盧父

奇雲齒石兩君鑒函悉國文研究社現係公推鄙人担任社長預備刊行國文雜誌特覆 元覺復劉一虛兄鑒弟已到滬寓大 特聞 半松

嚴子卿先生鑒尊函收到 速與前途接洽爲荷

求

義務通信

沈劍濡張乙廬二君鑒屢讀大著欽佩之至如荷
不棄願訂神交

處

雲南路民和里圖畫日報社

紅蕉兄鑒頃美孫說小申報對於許製牛肉四字
認為討稿費之隱語其實不然許製牛肉實在
是兄弟親手烹製之紅燒牛肉葉君勁風慕名來
索因此燒了一盤送他兄如不信可問美孫若狂
枕亞天嘯禹鐘諸公他們統吃過的就是吾兄要
吃也可以奉送一盤呢一笑

廬父

兩君

函悉國文研究社現係公推

人担任社長預備刊行國文雜誌特覆 元覺復
劉一廬兄鑒弟已到滬寓大 特聞 半松
嚴子卿先生鑒尊函收到 速與前途接洽爲荷

10

求

求

光明印刷所廣告

本所購置各種新式
機器精製中西鉛字
銅版梓版鉛版石版
黃楊木版承印中西
書報圖書雜誌證書
銀票禮券章程股票
帳單商標招貼支票
獎券息摺傳單地圖
滙票文憑仿單簿冊
名片兼製西式帳簿
髮網信封彩色信箋
工作精緻花樣鮮妍
定價低廉約期準確
如蒙 各界賜顧請
移玉至本所竭誠歡
迎以答 諸君雅意
所址上海英界派
克路中八十九號

玉梨魂

書經十餘版數達
五六萬以上近年
來新小說流行之
廣無有過此書者
口碑載道奚待贅
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雙雙記

是書原名打鴿子
為枕亞長篇小說中
三傑作經先生友
天憤君逐章加評尤
閱者與趣著苦心孤
詣幽情欲託紅樓評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
款嗜痴諸君盡興乎
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冊
發行所清華書局

雪鴻淚史

此書筆墨高遠意旨
為自來言情小說中
心不可不讀之詞玉
不喜不哀不憤不怨
用五字全書二尺厚
止二百餘回厚如
是書後二部精印
▲定價八角
▲洋裝一冊
發行所清華書局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
公廳縣地方廳蘇州府廳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弄一百號

十六名家文選

此書選古今名家
共萬餘篇文字
宏富多世所罕
不而之各體而
遊之較之體而
無愧之文名日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中國偵探談

坊間流行之偵探
案之七君生不中
偵探者尤為奇之
軌為玄之索隱
詭亦作篇觀者
小名出中者名
定價可觀奇七
角作探較其偵
案之七君生不中
偵探者尤為奇之
軌為玄之索隱
詭亦作篇觀者
小名出中者名
定價可觀奇七
角作探較其偵

益	到	要
眼	南	配
鏡	京	眼
公	路	鏡
司	精	請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崛起為出版界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實質完全不同出版以後發行可卜各埠派報社
及諸同志如欲代為推銷介紹無任歡迎
（一）承辦辦法本報每日出三張定價大洋三分星期刊隨報附贈
（二）介紹辦法本報在內埠特派員一月後
者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每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送報二份餘類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為準
小報日報社發行部啟

花叢人老四

花叢人有二。茲之所紀。則所謂花叢人老四
者也。老四舊為津人。民國五六年間。始由
津來滬。近居小花園沿馬路。與前武林江干
花魁高鳳。比鄰而處。此高鳳未識是否江
干花魁。不能確指。此但得之杭友李君所言
。老四四面圍。香艷柔潤。唱青衣。聲堪
裂石。抑揚頓挫。靡不如志。無些微矯矯處
。是可貴也。方居津門時。有曾任粵造幣廠
長龔雨亭君。傾心甚至。訂有秘密條件。後
龔因事離京。屬其友會某代為照拂。某感於
老四之色。遂說言龔君為我任遷修。業以卿
事隔半年。而龔後至津。聞其事。大怒。盛
責老四。老四具以會語告。且痛哭曰。公友
適害我。龔意釋。遂交好如初。而所訂密約
。則已無形取消云。去冬有粵友某君。宴余
于老四家。燈燭酒闌。座客大半散去。時龔
亦在滬。驟來茶園。龔與雲本非相識。而余
則並為好友。遂為之介紹。添酒回燈。重振
殘席。老四周旋兩者間。頗不露難狀。結
果。能令兩方均非常愜意。無些子醋雨酸風
。則其交際手段。亦有特勝者矣。會當海上舉
行第二次抽籤。停止淫業。老四亦被勒閉之
列。聞今歲已改花叢為叢。仍在小花園云。

道德的衛生

余紀王伯孫兄弟既竣。友人許慶父見而賞之
。且曰。我亦有一事。足與子所紀相發明者
。余頃讀教。屢笑曰。余所言為清代某鉅
公事。我憐揚人惡。弗傳其名。某公。北直
人。其父以工商業致富。小康。傳至某公。能文
。有大志。後果以進士出宰劇縣。性貪而好
色。在任數年。致富十萬金。又以勢奪取民
間美婦為妾。經縣紳告許。剖職問罪。某
公卒以行賄免逮。後復以重金饋某親王。得
開復原官。未幾。且累遷至府尹。某公。勢焰
薰天。灼手可熱。某公以官運亨通。自信莫
余敢毒。所行為益不衷於理。有婦某。夫
死。守節十餘年。其繼子又死。族人觀其產
。爭為繼承者。訟起。某公見婦貌而妬之。
始以利誘。終以威脅。結果。婦遂為所得。
既傾其產。乃鳩婦而之死。又有子某其父者
。其公受子賄萬金。為之開釋。得不治。在
任數年。復以才幹調部。旋仕至侍郎。積得
造孽錢。累百餘萬。光復後。始落職回籍。
大病。臥床半月餘。口不能語。目不能視。
宛轉呼號。備極慘痛。醫來。又不知其病在
何處。卒不治。將死。神忽清。口能語。語
其家人曰。嗟夫。吾今乃始知佛氏報應之說。
為不爽也。方我病時。他無所苦。惟覺生
平所作過失。惡行。一一潮上心頭。每一事發
現。則胸次起伏顛播。直如孤舟之泛於大浪
之象。直如奇痛極苦為更甚。大抵佛說輪迴
。不必盡有。而此臨死之慘景。度地獄中諸
般苦狀。不過如此矣。今語汝曹。人生在世
。良心第一。放平。我之行惡而心狠。萬弗蹈
我覆轍。言訖而死。死後。一竅流血。遍身
青紫。如受重傷。虛父言竟。顧余而笑曰
。子習醫生。能治此等作惡病否。余懷然久
之。因笑曰。我無它法。惟有以道德治之耳。

鄉諺彙錄

里巷俗諺。常多雋永可取者。開居無俚。
搜羅數則。錄投小說日報。
麻布袋。草布袋。一代勿及一代。
龍生龍。鳳生鳳。賊養兒子掘壁洞。
天子重英豪。只有銅錢好。
勿到沙場。宵夜思量。一到沙場。冷氣抽腸。
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正妻無飯喫。爸一死。正要沒柴燒。屋一倒
。吃是真工。着是威風。賭是半空。嫖是金空。
。錢頭上出逆子。捧頭上出孝子。
碗底圓。吃人家飯難。
爺有。娘有。弗及自有。老婆雖有。床前守
守。
有子無財勿算窮。
坐吃三餐海亦乾。
窮仔再要窮。寒冷發西風。
願做天上鳥。勿做人間小。（人間小即妾也）
錢到賭場。人到殺場。
養了女兒討債。生了外甥找債。
命苦燒炕灶。砌仔煙囪勿出煙。
橫財不富命窮人。
一錢逼殺英雄漢。
聽了媒人口。女兒嫁仔狗。

